

华丽一托

□夏真

猩红色的天际,落日正在迅速下滑,悲壮,绝望,无可奈何,以每分每秒计算的速度坠落。它的下面,就是无边的黑,厚重的不可知晓、令人恐惧的黑,这种黑,就像致命的世俗诱惑物,出现在地平线上,引诱着沉重疲惫的它……突然,浑身一震,一股强力突然拔地而起,它被托住了,下滑顿时停止。落日是幸运的,它没有坠入黑暗,外力帮助它留住了它的辉煌。

于是,有了这么一幅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照片:暗红色的背景下,西坠的太阳被强力支撑着,明亮亮地留在了离地平线不远的天边。

我称它为《托住》。

那天我们在杭州机场匆匆赶车,急不可耐地排队往大巴上挤,在引导员尖利的哨子声、吆喝声的另一边,是正在施工的工地,正是傍晚时分,光线正在慢慢暗淡。这时,站在我前面的一位朋友突然举起手机前跨一步,眼疾手快地“咔嚓”一下拍下了这张照片。杂乱无章的工地顿时被艺术照亮了,让人熟视无睹的枝丫被赋予了无限的想象,落日有了亲爱的生命,下坠的辉煌被留住了,我的心,却被这幅照片重重地撞击了。

无数人都拍摄过类似的画面,有的是手捧着明月,有的是将铁塔托举在掌心之中,有的则更夸张,将某个庞然大物顶在头上。这些照片好玩,能博你一笑,但没有冲击力,甚至让人觉得几分轻薄,因为它们表达的常常是一种嬉戏。当然嬉戏也是一种艺术表达,只是我不喜欢。

而这张照片却打动了,或许是那种富有厚重感的暗红色,或许是特接地气的工地背景,但是,最主要的是,它在一种个人的、有力的形式之下,显示着内心的热情与仁慈,有着独特的丰富与细腻。这正是这张照片区别于一般作品的地方。

那个托住太阳的东西像什么? 朋友群里有讨论,有的认为是树杈,不错,很像,作者拍摄的原物是一个钢管护栏上的分叉,但这说法过于实在,好的作品总是在写实之处让人有无限遐想;有说是弓,也像,但是这一说,作品就没有那种仁慈博大之感了,反倒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感觉,这似乎与作者的原意相违。

这幅照片表达出来的极富人性的投射,远非实物内容所产生的印象,若是我们驱散人们看到的真实,代之以理想的想象,我觉得这是一个人,他正大张着有力的双臂,热情而张扬,高高举起,奋不顾身。他成功了,他托住了落日。

我们每个人的长长生命中都曾经有过许多次的日落,我们都曾经灰暗,曾经绝望,曾经精疲力竭,曾经产生敌意甚至厌倦放弃。但是,我们在绝望中总会遇到真诚友好的托举,当你在热情与善意之中停留时,哪怕只有片刻,也能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子安泰一样,重新迸发出你生命的光,重拾勇气重新出发。

或许这就是这张照片深深打动我的力量。

许多人总认为拍照需要的是技巧,所以各种各样的摄影班总是大受欢迎。我却觉得,要成为一个好的摄影人,技艺固然重要,最重要的却是修炼内心,当你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时,你所捕捉到的一切,留在你的镜头里的一切,就都有了高贵的人性的光辉。

修伞记

□顾亚萍

我的一把漂亮的伞坏了,需要修伞师傅修理。听说张师傅伞修得非常好,我得去找他修。

每星期六上午,他会在黄鹂新村摆摊修伞。下着小雨的那个星期六,我去等他,他没来。小区道路改造,地面开挖连走路也多有不便,我问了附近修鞋摊的师傅,说是这段时间改为双周来一次。再后来,也许是我耽搁了或是张师傅有事,这把伞被搁起来了。

转眼日子过了立夏,天气一天比一天热,特别是中午的日头越来越猛。出门要带阳伞,我就又记起这把阳伞来。这把伞,深蓝色的珠光涤纶布伞面闪耀着绸缎般的光泽,紧密的织物上面,配用同色系的闪光丝线绣着大朵大朵的花,花朵上面一圈圈密密地镶嵌着圆圆的银色装饰片,花朵的其中三片叶子延伸出去,与伞面边缘巧妙地组合在一起。伞面边缘是用轻薄而通透的蕾丝面料装饰,蕾丝上面还三三两两镶嵌着银色装饰片。这把伞,展开来像是轻盈的蝴蝶羽翼,漂亮得惹人怜爱;撑起来有种雍容华贵、优雅神秘的艺术效果,总觉得气度不凡。伞背面有黑色的涂层,把强烈的紫外线挡在了伞面上。每到夏日,人在火辣辣的日头下行走,张开伞,正午的阳光从羽翼般的蕾丝上面直直地泻下来,把伞下的我与阳光中的物明显地隔离开来。

我喜欢我的伞,不想弃它而去。这个星期六,在那栋楼房的屋檐下,我看到了张师傅。他悠闲地坐着,身边有序地放满了尖嘴钳等工具,以及铁丝和伞骨等一些零配件材料,正跟着随身收音机里的歌,口中哼哼唧唧地和着。我快步上前,他一边接伞一边说“弹簧坏了,伞杆要换掉”,又指着面前摆放的一堆零件说“你要哪一种?”话音没落,他早已飞快地从中挑选出一根来。他一手握住伞,一手拿一把钳子,把扎牢在伞杆的铅丝拆开来,抽出,环绕在其中的伞骨们立即散开。零件在他的手指间恰如其分地灵活转动,他的手法极其生动而熟稔,不消几分钟,在我们聊天的瞬间已经接骨换架,活儿干得干净利落。我撑开,伞灵活依旧。我心里真是高兴,我喜爱的伞回来了,那种优雅而神秘的艺术气息又回来了,我又可以带着它行走在热辣辣的阳光里。

有时,生活中的小幸福很容易得到,就像自己喜欢的这把伞。

花未眠

□耿艳菊

那一排植物,直到花开,我才讶然明白过来,竟是海棠。

海棠有很多品种,我所认识的是最寻常的一种,公园、路边、胡同、人家的院子里……随处可见。使我讶然的是地铁站外的十几株海棠,不久前它们冒出新绿的叶时,我还在猜想它们的名字。

这天早晨,下了地铁,乘电梯时就感觉空气里有种别样的味道,又说不出所以然来。一出地铁口,没想到就遇上了一片花海,清丽烂漫的气势一下子抓住了人的眼、人的心。紧走了几步,到盛开的花树前一看,这不是海棠花嘛,如一只只灵动的白蝴蝶栖息在绿莹莹的新叶间。这些白蝴蝶俏皮可爱,它们的翅膀有若隐若现的水红,花苞苞也不少,比水红的色彩又浓些,是另一种柔美温婉的模样。

宛若老友相逢,我们拉着手又蹦又跳地激动万分。喜悦之余,又惊诧震慑,因为此时海棠花的美,是“士别三日,当刮目相看”。

川端康成在《花未眠》里写他凌晨四点醒来,发现海棠花未眠。花未眠是众所周知的事,却让他大吃一惊,凌晨四点凝视海棠花,更觉得它美极了。是的,海棠花那一刻的美震慑了他的心,成了发现花的新机缘。

我站在清晨的风里凝视海棠花,它的美也像是我第一次认识一样,让我感动和欢喜不已。

花外春来路,芳草不曾遮。花朵年年开,年年都有新的美,让我们有新的发现和喜悦。

所以,川端康成感慨,自然的美是无限的,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。人感受美的能力,既不是与时代同步前进,也不是伴随年龄而增长。美是邂逅所得,是亲近所得。

他在《花未眠》中写去岚山观赏赖山阳刻的玉堂碑,因为是冬天,很少人来参观,可他却第一次发现了岚山的美。以前他也曾来过几次,他是把岚山作为一般的名胜,没有很好地欣赏它的美。他说,岚山总是美的。自然总是美的,不过,有时候,这种美只是被某些人看到罢了。

我们不是常常也有类似的经历吗?

千年万载,自然的美依然历久弥新。花未眠,美不止。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旅游,亲近自然,返璞归真,除了感受美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:喧嚣的现实衍生焦虑暴躁,自然界的美安抚心灵,让人宁静。

总第6663期 摄影 韩凤平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